新连接生态下的短视频传播图景与风险审视

吴　雷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024）

摘　要：5G 技术带来了连接生态的变化，驱动着短视频内容生态演化并呈现出视觉化、场景化、沉浸式的传播新图景。不过，"连接一切"的过度连接，也将带来短视频在信息内容、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个层面呈现出一定的传播风险。对短视频传播新图景和传播风险的审视发现，面向 5G 新连接生态的短视频内容生态治理，需要跳出表象，深入到短视频内容生态的基底，寻找系统治理的整体性框架，构建基于多元传播主体"共识"之上的短视频内容生态综合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5G；连接生态；短视频；传播图景；场景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1）03-046-03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1.03.009
本文著录格式：吴雷 . 新连接生态下的短视频传播图景与风险审视 [J]. 中国传媒科技，2021（03）：46-48.

"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人与人连接的演变，连接也已成为互联网的一个内在法则。"[1] 与 4G 仅是"人和人的互联"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5G 带来的连接生态变化，将"突破传统的人际联系到万物互联、从人与媒体的联系扩展到社会各领域的联系"，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更加紧密、频繁和深入"。[2] 短视频将作为 5G 连接生态中的首要应用场景，迎来突破性发展机遇而成为互联网流量收割地，同时，短视频将向社会各行业渗透、整合发展，形成短视频与社会生活协同的内容生态，并日益显示出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不可轻视的支配力量。

1.5G 新连接生态驱动下的短视频传播新图景

5G 带来的连接行为变化和连接方式的创新，与超高清、VR/AR/MR 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叠加，将成为基础性要素与其它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促进，驱动短视频内容生态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不断演化，呈现出新的传播图景。

1.1　短视频视觉化传播成为互联网传播中的核心表达

5G 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结合，将进一步提升海量数据传输处理速度、降低技术使用门槛，算力和算法也将得到极大地提升进而带来新动能。一方面，更加智能化的终端设备、软件技术及操作系统将带来"技术权利的下移"，"以往耗资巨大、设备专业、拍摄繁杂的视频生产得以从幽闭空间解放出来"，[3] 将充分释放 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制作潜力，短视频内容的专业化品质也能够得到保证。同时，5G 技术、传感器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的结合将促使 MGC（机器生产内容）模式的崛起，可穿戴设备与现实环境的连接，或将涌现出现象级短视频内容产品。5G 的互联互通将使短视频内容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发展，为短视频内容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可以预见的是，在市场力量的助推下，包括短视频本身在内的数据类型、数据数量将迎来又一轮爆发式增长。在此背景下，全景高清视频直播、短视频、视频新闻、VR/AR 视频等视觉化传播将在挤压其它媒介生存空间中得到极为充分的拓展，将成为互联网传播中的核心表达方式，将迎来全新的全民短视频时代。

1.2　短视频场景化传播营造超越时空的在场情景体验

互联网时代的"场景"是基于移动设备、传感器、大数据、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提供的应用技术以及彼此联动营造的一种"在场感"。[4] 这种在场感，是在社交传播的特定时间、空间、行为以及心理的环境氛围中，人性需求的凸显与强化及其被满足。基于 5G 技术的新连接生态，"场景化传播"将得到快速发展，用户完全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将日常生活中原本孤立的一幕幕社会生活场景搬上虚拟"云平台"，通过场景化的传播与人们产生互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办公、云娱乐、云聚会等云社交将成为人们熟悉的新场景，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完成社交、娱乐、办公、教育等方面需求。因此，未来的传播生态将会是"根据用户日常行动轨迹和空间地理流动图景而在网络中拟态化的场景传播"。[5] 场景化传播也正是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实现价值赋能。短视频场景化传播将通过超越时空的情景化传播、体验式传播，为人们提供个性化传播和精准服务。

1.3　短视频沉浸式传播提升用户感官体验和传播效果

5G 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与"高像素、高清晰度、高帧率和高动态范围"的 4K/8K 超高清技术相互赋能、相互支撑，将从拍摄、制作、播放等诸多环节实现短视频应用理念与方式的升级；5G 与 VR/AR/MR 的连接融合，其高速率、低时延特征有望破解制约其发展的"速率、时延"核心难题，提升应用的交互性和沉浸感。尽管"5G+8K"落地"入户"还在向前探索，但在 2020 年春晚节目中已经实现了"5G+8K"技术多机位拍摄并制作的 8K 版"春晚"以及虚拟网络交互制作模式（VNIS）

的首次应用，超高清节目、VR 直播和多视角全景式直播，为用户带来了全新的感官体验。[6] 因此，“5G+ 超高清+VR/AR/MR”将驱动超高清、沉浸式短视频发展，将突破传统传播生态中的时空束缚，进一步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使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交互效率得到提升，为用户带来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方面的沉浸式传播体验，更容易唤起受众对传播内容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总之，短视频借助 5G 技术以更快的速率带给人们“即时”的时间感，以超高清、虚拟技术的强大再现能力带给人们更加真实的空间体验。由此而带来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将吸引更多用户参与到短视频内容生产和消费中来，追求个人所创造的“被关注的价值”、获得娱乐消费需求的满足，从而使短视频的内容、题材和形态更加丰富多元，人们也因此获得被关注的价值和娱乐消费需求的满足。

2. 过度连接状态下的短视频传播风险

5G 新连接生态下，技术、资本、市场的共同作用在带来短视频跨越式发展和传播图景改变的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并带来人们的交往方式、文化心理、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变化。在 5G 连接生态下，去中心化、分众化、个性化都将被放大，进而使短视频内容生态在信息内容、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个层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正如彭兰指出的，当“连接一切”成为互联网界的一句口号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过度连接成为个体不能承受之重”所带来的问题。[7] 这些都增加了短视频治理的难度，如若处置不当则容易扩散开来引发次生风险。

2.1 信息内容层面：信息过量、茧房效应、隐私悖论增加治理负荷

5G 时代短视频数据将会以爆发态势增长，在流量逻辑驱动下也会在信息内容方面产生一些新问题，增加监管和治理的负荷。

第一，“信息过量”焦虑。正如“在网络上搜寻信息是非常乏味、耗时而且不怎么容易成功的。你花数个小时试图去寻找一个愚蠢的事实但那儿却摆着成千上万的让你无法筛选的资料。”[8] 在海量的短视频数据面前，人们可能因为接收到超过自身能接受、处理限度的 TMI（too much information）即过量信息反而未必能够及时选择和获取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而陷入信息焦虑。

第二，“信息茧房”效应。尽管 5G 时代的算法和算力得到了空前提升，有利于信息精准推送和传播效果评估，但是在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模式下，人们也难逃“信息茧房”桎梏，甚至这种效应将进一步扩大。基于个人兴趣与习惯的算法推荐逻辑可能会让人们的信息接收维度越来越窄，并在狭窄的认知结构中形成对事物的认知、判断和思维习惯。如此而来，更加海量多元的短视频内容数据，并不一定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知识获取和信息消费。

第三，“隐私悖论”陷阱。随着底层数据采集的通信设施、传感器设施不断完善，5G 连接生态下的“环境信息化”水平将得到提升。人的身体、心理等信息都可能将被实时监测和数据化，经由 MGC（机器生产内容）短视频呈现，进入传播渠道成为物联网重要的信息资源。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可能同时会造成人们的“隐私被侵犯、生活被监控”，引发数据隐私泄漏的隐患。然而由于人们对技术的长期依赖，尽管在态度上反感泄露隐私，但在行动上却无法拒绝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反而助长隐私泄露，从而将陷入“隐私悖论”。[9]

2.2 社会心态层面：虚实关系模糊失衡加剧情感疏离和非理性传播

5G 时代的场景化传播，既有现实场景、也有虚拟场景，用户可以将现实与虚拟两种场景连接起来，“自由地切换多个虚拟性场景，实现身体的虚拟在场”。[10] 不仅如此，“伪装虚拟定位”问题也非常突出，除了抖音和快手以外，其它绝大多数社交类、直播类软件都可以“免越狱”修改地理位置、设置 wifi 信息、伪装拍照环境等。[11] 现实人物配上虚拟场景或是现实场景配上虚拟人物，加之“伪装虚拟定位”，使短视频表达的虚拟和现实边界模糊，更容易激发用户表达及参与的欲望，让短视频更加丰富多样有趣，但是背后的隐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用户容易过度沉溺于相比现实环境更加“有趣”的虚拟世界中，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感交流、价值传播可能被淡化，久而久之导致社会情感疏离甚至价值观扭曲。其次，在这种拟态环境中，用户表达参与的自我约束意识也会降低，加之“视频的构成要素已经远远超出事实、逻辑和理性层面，越来越多的场景性因素、关联性因素以及非逻辑、非理性成分，会造成非理性信息的传播。”[12] 总之，无论是情感疏离、价值扭曲还是非逻辑、非理性的放大，虚拟和现实关系失衡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真实反映了弥漫在互联网空间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只不过借助了短视频形式在网络空间得到了直观呈现。

2.3 社会结构层面：缺场虚拟共同体与在场现实空间的冲突性张力

短视频平台在 5G 时代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因此，短视频就不仅仅作为媒介内容产品而存在，它更是一种结构性力量，让各类社会关系穿越时空得以汇聚。短视频庞大的用户参与规模及快速的内容传播使得“缺场”空间跃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虚拟社会，从而使得社会空间中形成了缺场空间和在场空间的并存局面。在短视频平台上，人们的互动交流、意义共享都“缺场”空间中进行，同时在互动中因不同的兴趣爱好、利益诉求或价值取向形成特定的群体，进而形成“脱域”（disembeded）[13] 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人们因此而获得心理的归属感。

然而，这个所谓的“虚拟共同体”其实“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虚拟社会，而是一个具有‘虚拟形式’的真实社会”。[14] 一方面，在短视频内容生态的缺场空间内部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张力。人们在短视频传播中的行为表现是感性的、易变的，但是“虚拟共同体”中庞大规模的行动主体往往遵循着一种“单一利益至上”的行动逻辑，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观念、根本利益、原则立场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互联网公司的商业属性必然要以满足平台及用户的物质性需要的功利价值为旨归，以追求个体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存在的目的与价值。当网民的价值个体主义和网络短视频平台商业功利价值本能追求“暗合”，使单一利益至上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之时，必然带来的理性能力的丧失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使短视频传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难以预见性。另一方面，现实在场空间和虚拟缺场空间的相互作用，也往往伴随着矛盾甚至冲突性张力。在内容丰富且继续扩展的缺场空间中，庞大规模的短视频用户往往在隐匿了身份与环境的状态下，“通过缺场交往、传递经验和社会认同而形成的信息权力”对现实的在场空间发生作用时，“在场空间也以其资源环境和实体权力规定、限制和支持着缺场空间。”[15] 在这其中，往往就伴随着冲突性张力，可能带来理性能力的丧失和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难以预见性。

实际上，短视频用户在虚拟共同体中的行为表现既是线下行为的延伸，也同时可能是线下行为的放大，线上与线下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呈现出一定的混杂性。这就反映出了短视频传播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特征，它是决定短视频内容呈现形式和社会情绪传播演进趋向的底座。

结语

当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背景下来审视短视频内容生态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短视频传播所汇聚的线上与线下交织、虚拟与现实混溶的社会空间必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综合治理”这样一种“整体性思想的观照和整体性治理范式”。[16] 依照这个思路，面向5G新连接生态的短视频内容生态治理，就不能停留在短视频信息内容的表象、聚焦于对短视频内容信息本身，而是要深入到短视频内容生态的基底，从信息内容、社会心态、社会结构三元结构中寻找系统的整体性框架。如此一来，短视频内容生态治理就不是政府抑或其他行动主体的“单向监管”，而是基于“共识”之上的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的综合治理体系，需要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兼顾各方现实利益诉求，构建短视频内容生态综合治理共同体。媒

参考文献

[1][7] 彭兰 . 连接与反连接：互联网法则的摇摆 [J]. 国际新闻界，2019，41（02）：20-37.

[2] 严三九，刘峰 .5G 背景下短视频内容生态重构探析 [J]. 中国编辑，2020（06）：9-14.

[3] 刘磊 . 媒介环境学视角下短视频传播的场景规则 [J]. 当代传播，2019（04）：80-83.

[4]（美）斯考伯，（美）伊斯雷尔著；赵乾坤，周宝曜译 . 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24.

[5] 曹素贞，张金桐 .5G 技术赋能：媒介生态变迁与传播图景重塑 [J]. 当代传播，2020（02）：37-40+66.

[6] 8K 版春晚将面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0 春晚 5G+8K/4K/VR 创新应用启动 [EB/OL]. 央视网，http://m.news.cctv.com/2020/01/14/ARTIsuGK4DHZFt5UcGHJyNNo200114.shtml，2020-01-14.

[8] Lee Rainie， Barry Wellman.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The MIT Press，2012：232.

[9] 李凌霄 . 隐私悖论：万物互联与赛博人的隐私边界 [J]. 传媒，2019（19）：88-90.

[10] 王婷婷 . 论移动视觉场景下短视频传播场景的高互动融合 [J]. 科技传播，2020，12（05）：130-131.

[11] 李超，郭阳琛 . 定位软件背后的“生意经”[N]. 中国青年报，2019-02-26（11）.

[12] 喻国明，杨雅等 . 试论 5G 时代视频生态的社会影响与科学管理 [J]. 现代视听，2020（7）：30-35.

[13]（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 .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

[14][15] 刘少杰 .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 [J]. 社会学评论，2013，1（01）：66-74.

[16] 叶玲春，汪业周，李朝祥 . 整体性视阈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4）：12-17+70.

作者简介： 吴雷（1983—），男，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学。

（责任编辑：李净）